

曼殊逸著兩種

柳無忌編





80769477

曼
殊
逸
著
兩
種

嶺海幽光錄

南國行人

一九〇八年四月

民報二十號

吾粵濱海之南，亡國之際，人心尙已；苦節艱貞，發揚聲烈，雄才瑰意，智勇過人。余每於殘籍見之，隨即抄錄。古德幽光，寧容沈晦？奈何今也有志之士，門戶齟齬，猜猜嗷嗷。長婦姪女，皆競侈邪。思之能勿潸潸墮淚哉？船山有言：末俗相率而爲僞者，蓋有習氣而無性氣也。吾亦欲與古人可誦之詩，可讀之書，相爲浹洽而潛遂其氣，自有見其本心之日味者，是亦可以悔矣。

僧祖心，博羅人，禮部尙書韓文恪公長子；少爲名諸生，才高氣盛，有康濟天下之志。年二十六，忽棄家

爲僧，禪寂於羅浮匡廬者久之。乙酉至南京，會國再變，親見諸士大夫死事狀，紀爲私史。城邏發焉，被拷治，慘甚。所與遊者，忍死不一言。法當誅死，會得減，充戍滄陽。痛家而哦，或歌或笑，爲詩數十百篇，命曰剩詩。其痛傷人倫之變，感慨家國之亡，至性絕人，有士大夫之所不能及者。讀其詩而種族之愛，油然而生焉。蓋其人雖居世外，而自喪亂以來，每以洪忍苟全，不得死於家國，以見諸公於地下爲憾。而其弟麟，騷以抗節，叔父日欽，從兄如琰，從子子見，子亢以戰敗，寡姊以城陷，妹以救母，騷婦以不食，騷婦以



飲刃，皆死。即僕從婢媵，亦多有視死如歸者。一家忠義，皆有以慰夫師之心。嗟夫！聖人不作，大道失而求諸禪；忠臣孝子無多，大義失而求諸僧；春秋已亡，褒貶失而求諸詩。以禪爲道，道之不幸也；以僧爲忠臣孝子，士大夫之不幸也；以詩爲春秋；史之不幸也。剩詩有曰：人鬼不容髮，安能復遲遲。努力事前路，勿爲兒女悲。又曰：地上反淹淹，地下多生氣。嗚呼！亦可以見其志矣！

零丁山人，姓李，名正，字正甫，番禺諸生也。丙城破，其父及於難，山人乃髡首自名今日僧，遷居零丁

之山。遇哀室，放聲曼歌，歌文由正氣之篇，歌已而哭，哭復歌。四顧無人，輒欲投身大洋以死，與崖門諸忠烈魂同遊。既又自念：吾布衣之士耳，與其死於父，何如生於君？死於父則無子，斯死父矣。生於君則有臣，其尚可以致吾之命，而遂吾之志也乎？於是棄僧服而返。性好獨坐，然亦非習爲禪觀者。一室深閉，人莫知其所爲。竊窺之，每一鬪髮，即以紙錢包裹，具衣冠上山焚去，哭之嗚咽。試問之。則曰：『吾髮欲還之父母也；全歸之未能，故傷之耳。』酒酣慷慨爲詩，有曰：身當病後哀歌短，家自亡來骨肉輕。又曰：多病一

身堪久客，故園諸弟尙重圍。又曰：夜夜哀魂同夢父，年年孤影愧稱兄。又曰：當天落日愁無影，到地悲風壯有聲。皆悲酸慘絕，如猿吟鶴唳，不堪入耳。久之，鬱鬱竟以死，年三十七。悲夫正甫！士之不幸其至此耶？生既無可奮其才，死而忠孝之心又不白，後之人其終以正甫爲何如人耶？其爲桑門也，臣之終，其棄桑門也，子之始。終始之間，嗚呼，難言之矣！正甫一字零丁，零丁亦大洋名。自文文山一至數百年，乃有正甫以哀歌招其魂魄，文山亦幸矣哉！

女以烈見，不幸也；而烈以魂見，使人得傳其名

氏，則猶爲大幸。初廣州有周生者，於市買得一衣，丹
縠鮮好，置之於床。夜將寢，褰帷忽見少女，驚而問
之。女曰：『毋近，我非人也。』生懼趨出。比曉，閭
里爭來觀之，聞其聲，若近若遠；久之而形漸見，姿容
綽約，有陰氣籠之，若在輕塵。謂觀者曰：『妾博羅韓
氏處女也，城破，被清兵所執，見犯不從，觸刃而死。
衣平日所著，故附而來耳。』屈翁山哀之以辭曰：彼綃
者衣兮，水之不能濡，美人之血紅如茶兮。彼衣者綃
兮，火之不能薰，美人之心皎如雪兮。毋留我綃兮，吾
魄與之而東飄兮。毋留我衣兮，吾魄與之而西飛兮。噫

嗜烈兮，不自言之而誰之知兮。增城湛翼啣之女，及笄，受聘吳氏子。丙戌，廣州不守，女投井而死。吳生欲迎喪以歸，其親串止之。有李生曰：『凡女子許嫁字而卒之，死則以成人之喪禮之；況死於節者乎？』於是吳生迎喪以歸。一夕月明，李見一好女子，身被濕衣，前拜曰：『妾湛氏女也，非君執議，游魂無依矣。請賦詩志妾之死。』言畢而滅。屈翁山撫琴爲之操曰：嗚呼噫非之陰陰兮，美人以其魂戀猶不沉兮。匪一日之沉兮，何以得君子百年之心兮？謝君之友兮，以禮而合幽冥之瑟琴兮。

甲寅春，廣州有請覘仙者，忽有自署蘇氏者來。問其誰。曰：「妾廣州花街人，年十七，嫁汪叔孟季子。庚寅冬，城破，吾夫被殺。吾以几擊清兵破頭額，因礮我而死。屈翁山爲之歌曰：擊奴擊奴，奴雖不死已碎顛，腦血可以灑吾夫。織纈女手有霹靂，泰山難與秋毫敵。丈夫何必是荊軻，死爲鬼雄隨所擊。」

林氏者，廣州之河南鄉人。丙戌城破，投珠江而死。番禺羅賓王弔之，有曰：黃泉隨母逝，白璧爲夫全。抱玉雲飄海，沉珠月在淵。

李氏者，番禺三元市人。庚寅，廣州被圍，胡騎抄

掠得之，不辱，賦詩十章而縊，有曰：恨絕當時步不前，追隨夫婿越江邊，雙雙共入桃花水，化作鴛鴦亦是仙。味其辭，其夫必先自沈者。

丁亥某月，益陽王遇害廣州，妃某氏，色美，清兵欲妻之。妃曰：『王，故夫也，亟具棺衾，得盡一哀，以事新者，當無復恨。』兵出市棺衾，妃陰置小刀數十於衣中，整刃外向喪服，哭泣視含殮，與兵出葬北山。既畢，兵遽前犯妃，妃大罵。兵怒，抱持益急，身數十處觸刃，血漉漉仆地。妃乃反刃自殺。屈翁山爲歌云：爲我殮王，送之北邙。逝將從汝，不惜新喪。王魄已歸土，同

穴終何補？利刃懷滿身，欲切奴爲脯。奴血何淋漓，痛楚莫予侮。自到以報王，黃泉相鼓舞。

王桂卿，廣州人，爲張參將之妾。丙戌年始二十，清兵至，拜辭其夫，彈琵琶一曲，自經死。鄺湛若弔之，有曰：墮樓未散香烟夢，披髮猶存石鼓歌。雁柱只今餘玳甲，爲憐落木晚風多。

張家玉，號芷園，東莞人。中崇禎癸未科進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。甲申，闖賊破京師，家玉抵書罵賊。賊縛之，使兩武士夾之，問以故。家玉年少，貌秀拔，聲巨詞辯。賊歎曰：『吾殺此曹多矣，臨死嘶戰，不能作

一語：未有若此人者。」竟釋不殺。家玉慮不得脫，乃僞爲文譽賊，乘間南走金陵。會柄國者方借周鐘等案，以傾東林諸君子；而家玉與周鐘同館，又出周文忠公鳳翔之門，益惡之，竟羅織削籍。居錢塘，與總兵鄭鴻達，副使蘇觀生等，同護唐王至閩；閩人立之，遂相蘇觀生。以家玉爲侍講，尋兼兵科，參永勝伯鄭彩軍駐邵武。家玉先驅抵廣信，戰許灣，頗捷，遂解福州之圍。丙戌正月，被圍於新城，力戰得出，加僉都御史。開府廣信，與鄭彩議不合，自請回粵招募。八月，至鎮平，諭山賊黃海如等，降其衆數萬，簡精銳萬人，爲武興營，餘散

遣之。會清軍至赤山坂，聞上杭敗信，兵心已解，兼餉盡，潰歸東莞，居大父喪。蘇觀生立唐王弟聿鏜於廣州，以兵部侍郎召家玉，家玉辭不拜。十二月，廣州破，巡撫修養甲素聞家玉名，遣副使張元琳卽家召之。家玉夜冠出見，責張元琳以大義。張元琳亦癸未榜，與家玉同爲庶吉士者也，歸報修養甲，復飛書諭之。家玉答書有曰：『孔門高弟，太祖孤臣，如玉其人，安可以不賢之招招之乎？生殺榮辱，惟公命。』家玉旣義不肯屈，其師林洵復贊其起兵。會舊蕉到濬二鄉，以被掠與官兵相攻擊，殺數百人。家玉與何不凡莫子元等約，以大舟來

迎。家玉出舊賜幢蓋，麾保鼓吹登舟，襲東莞城；入之，執其新令，藉降紳李冕等家以犒士。騰檄遠近，所在嘯聚以應。時丁亥三月十四日也。十七日清軍至，大戰於萬家租，遂隘東莞，家玉走到濬。清總兵李成棟攻到濬三日，破而屠之，家玉祖母陳氏，母黎氏，妹石寶，俱赴水死。妻彭氏被執不屈，斷股而死。家玉走西鄉，大豪陳文豹聚兵二千人保境，奉家玉進克新安縣，殺千餘人。四月十日，清軍攻西鄉，不克。家玉遣兵襲東莞，戰於赤岡。五月，復自率兵攻東莞，不克，卻歸西鄉。李成棟大軍至，攻圍數日，互有殺傷。已而舟師

敗，家玉走，夜經萬家租，視其家廟已燬，祖墓發掘，張氏族屠戮殆盡，拜哭而去。張氏爲唐殿中監張九阜之後，宋末遷居東莞，地倚大江面四百三十二峯；先輩謂必生大忠孝人，主持名教者，十七傳而生家玉。同邑李覺斯以家玉藉其家，恨之刺骨，倡爲厭勝之說，燬廟發塚，且踪跡張氏族屬，輒指而戮之，幾無噍類焉。西鄉亦隨破，陳文豹等俱見殺。家玉至鐵岡，得姚金之陳穀子等衆各千人，遂走十五嶺，復得羅同天劉龍李啟新等衆三千人。先是家玉遣兵攻龍門縣，克之。至是入龍門，進攻博羅，亦克之，並克連平長寧兩城；復振攻惠州，

三日不克，克歸善縣，還屯博羅。官軍攻之，家玉走歸龍門，募兵，旬日間得萬餘人。家玉幼好擊劍任俠，多結山澤之豪，故所至翕然，蹶而復起。至是分其衆，列龍虎犀象四營，進攻增城，入之。十月，李成棟至增城，馬步萬餘。家玉分兵爲三，倚深溪高崖以自固，大戰十日，力盡而敗。李成棟圍之數重，諸將請血戰潰圍出。家玉曰：『失盡賊烈，欲戰無具；將傷卒死，欲戰無人，天明俱受縛矣。大丈夫立天常犯大難，事至已壞，烏用徘徊不決，以頭血濺敵手哉？』因起禱拜諸將，自投野塘中以死；懷銀章一篆，曰：「正大光明」，閩賜

也。時年三十有三。清軍得其屍，築諸紳殮視之，李覺斯再拜賀曰：『是已。某知其一齒缺，以銀鑲之，髮長可二尺三寸，今果然，死無疑矣。』蓋以爲快云。然家玉父兆龍，弟家珍仍爲人所匿，覺斯不得踪跡也。明年，以思恩、陳邦傳，給事中李珍請，諭曰文烈。父封增城侯，少保大學士，如家玉官。家珍磨錦衣僉事。其先後從家玉而死者，爲師林游，從弟有光、有恒，及鄧棟、韓如燦、楊光遠等數千人。粵中人又言：家玉常乘一黃馬，神駿趨捷，每臨陣風沙慘淡，作勢怒鳴，以鼓士氣。及家玉死，馬亦自擲死谿水側云。

陳邦彥，字岩野，順德人。乙酉間，以諸生走金陵，上政要三十二策，權奸沮不用。唐王得其策，讀而偉之。至閩，即家授監紀推官，而邦彥已登是科賢書；以蘇觀生薦，改兵部職方司主事，監廣西狼兵。至嶺，聞變，勸蘇觀生東保惠潮，不聽。會丁楚魁等已立永明王於肇慶；蘇觀生前與丁魁楚不睦，撤兵回至韶，使邦彥赴肇稱賀，且覘動靜也。丁魁楚聞蘇觀生兵回，恐見逼，挾王西走梧州。邦彥至桂，太妃垂簾南面坐，永明王西向坐，丁魁楚待；勞苦邦彥，即改授兵科給事中，令回慰蘇觀生，召之入輔。迨邦彥東歸，而蘇觀生已迎

立唐王弟聿鏘於廣州；邦彥不敢入，貽書蘇觀生報命，且勸其與丁魁楚並力，勿國中自鬪，貽漁人利也。蘇觀生不能從，竟搆兵於三水縣。初戰，廣兵敗；再戰大同嶠，廣兵以海舟詐降，肇兵敗，邦彥遂去隱高明山中。未幾，清總兵李成棟破廣州，唐王弟聿鏘蘇觀生皆死。先是，總督萬元吉使族人萬年募兵於粵，得余龍等千餘人，未行而贛州破；余龍等無所歸，聚甘竹灘爲盜，殘兵依附者至二萬餘人。肇慶總督朱治憫使監軍鄧研聰招之。既至，與督標兵不和，譁而歸，鄧研聰與萬年俱死於亂。李成棟既陷廣州，丁亥春，進攻肇梧，俱克之，

走朱治憫，殺丁魁楚，前驅至平樂府。彥邦聞之，扁舟入甘竹灘，說余龍乘虛攻廣州，余龍許之。邦彥亦於高明山起兵與余龍由海道入珠江，會城空虛；清巡撫佟養甲飛騎走桂林，召李成棟回，揚言便道徑取甘竹灘，余龍等家屬所在，遂退回。于是陳子壯起九江，張家玉起東莞，霍師連等起花山，皆圍聚徒衆，與邦彥相應。邦彥寄張家玉書云：「成不成，天也。敵不敵，勢也。方今王師風鶴，桂林累卵，得牽制毋西潯平之間，庶可完葺，是我致力於此，而收功於彼也。」張家玉然之。邦彥復遣其門人馬應房與余龍攻順德，復之。李成棟至順

德，余龍戰敗，馬應房被執，不屈，赴水死。馬應房即前鶴慶守馬義祥子也。四月，余龍再戰於黃連江，亦敗死。邦彥乃棄高明，收餘衆數千人，別徇江門，下之。前者攻廣州，修養甲得降人，知其謀出於邦彥；訪求其家所在，急捕之，獲其妾何氏，並子陳和尹陳虞尹於肇慶，厚待之，爲書以招邦彥。邦彥不復書，但判其楮尾曰：『妾辱之，子殺之，身爲死臣，義不私妻子也。』修養甲壯其爲人，仍善養其妾與二子。後郡紳李星一，舉人杜璜，以兵攻肇慶，始殺之。杜璜等戰不勝，亦死。七月，與陳子壯密約圍廣州。陳子壯先至，謀洩，

內應者遇害，陳子壯欲引去；適邦彥兵至，因謂陳子壯曰：『李成棟方攻張侍郎家，玉於新安，聞省警，必乘舟急還。邦彥伏禺珠洲側，伺其至，以大舟從蘆葦中衝之。公以大艦遮其西，使不得去，克城在此舉矣。望青旗而朱旂者吾師也。』計定，李成棟果以戰艦數百，過禺珠洲，勢甚盛。邦彥少船少衝之，頗焚其數舟。李成棟引而西，邦彥尾之。會暮夜，陳子壯不能辨旗色，疑皆敵舟也。陳動，李成棟順風追之，遂大敗。邦彥欲歸攻城，城中已有備，乃疾引兵攻三水，據胥江，與霍師連會。前湖南黃公輔，御史連成監等，亦攻下新會新

寧。八月，清遠指揮白常燦，殺清知縣何甲，以迎邦彥；因橫江樹柵，絕嶺東餉道。李成棟遣師擊清遠，霍師連以舟師遏李成棟；李成棟縱火燒師連舟，兵亂，破柵而入，霍師連戰死，邦彥白常燦與太學生朱學熙嬰城守。時民兵起者數千家，惟邦傅一軍最強，常分出以救民兵之敗者。至是精銳盡喪，外無救者。踰日城陷，白常燦死，邦彥猶率數十人操兵戰，肩受三刃不死，走朱氏園。朱學熙已自縊堂中，邦彥哭拜畢，素筆題其壁曰：『無拳無勇，何餉何兵？聯絡山海，喋血會城。天命不祐，禍患是摠。千秋而下，鑒此孤貞。』遂被執，總督

修養甲使醫來視創，邦彥却之，餽食亦不食。在獄五日，惟慷慨賦咏，或投以紙，輒隨而滿。所傳有：『大造兮多艱，時哉不我與。我后兮何之？我躬兮良苦』之句。九月二十八日被磔死。監視者視其肝，肝忽躍起，擊監者面，遂驚悸，數日而死。邦彥既敗，張家玉陳子壯亦隨沒。逾年，得贈兵部侍郎。子陳恭尹，能以詩文世其業。李元蔭者，榆林人，本姓賈，爲李成棟養子，因冒姓李。成棟少時，從高傑爲羣盜，以勇決聞。及高傑封興平伯，成棟掛鎮徐將軍印，守徐州。高傑爲許定國所殺，成棟以徐州降。會故趙王由棟與黃蜚起太湖，成

棟擒黃蜚，走趙王，授松江總兵。從定八閩，由漳州與巡撫修養甲入惠潮，破廣州，執唐王與周益、遂諸王，俱殺之。蘇觀生自縊，時丙戌十二月望日也。明年丁亥正月，成棟分兵取南韶，克肇慶。遣裨將楊大甫、張月取高雷三府，閩可義渡、海取、瓊州，自率兵向廣西，下梧州，攻平樂，先驅及桂林。會粵東義師競起，會城被圍，修養甲遣人告急。成棟遂東回，往返攻擊，自春徂秋，始獲定；而西省之平梧以及海北、高雷、廉等城，俱復失，屢被責問。明年戊子春，江西 金聲桓、王德仁反，密書約成棟；時修養甲已授兩廣總督，成棟雖晉秩，例當

授總督節制，自恃功高，耻爲之下。王德仁圍贛州急，修養甲趣成棟赴援。成棟與署布政使袁彭年等密議於層樓，既定，語修養甲曰：『今出城數十步皆敵，安能遠行？計惟急改名號，以安人心耳。』修養甲愕然，莫可誰何。成棟遂反正，遣使赴南寧，一時喜出望外；封成棟爲惠國公，晉修養甲爲尙書襄平伯。修養甲懼禍及，盡以所部授成棟。六月，成棟使其將羅成耀以黃金千兩、白金十萬，及綵綺舟楫，迎永明王於南寧；至肇慶，拜成棟明大將軍，以其子元蔭爲錦衣都指揮，掌絲綸房事，擢袁彭年爲左都御史。先是廣東都司馬吉翔

爲錦衣，從永明王入武岡，因內閣員缺，得與票擬，圖富貴者爭趨之。其在南寧，陳邦傳駐兵潯江，上下倚以爲重。因以其子陳曾禹爲錦衣，比馬吉翔；而陳邦傳亦以復欽廉功，加封思恩侯矣。至是成棟封公，陳邦傳意不滿，乃亦晉陳邦傳爲慶國公，並封其中軍胡執恭爲武康伯。成棟聞之，亦爲其下杜永和，閻可義，郝尙久，羅成耀，黃應杰，楊大福，張道瀛等七人請封，皆得伯爵；而元蔭亦得錦衣侍衛。元蔭修整大雅，喜與士大夫交。袁彭年素負時望，掌臺綱；於是劉湘客，丁時魁，金堡，蒙正發等，皆與之善，持論侃侃，專以尊主權，

別流品，斥倖授爲事，遠近悉望而畏之，因有五虎之目。五虎者：袁虎頭，劉虎皮，丁虎爪，金虎牙，蒙虎矢也。冬十月，成棟攻贛州不克，時清兵已至南昌。金聲桓召王德仁還救，贛州守禦已固。成棟至，總兵高進庫擊敗之，退避南康縣。十一月，佟養甲間使以聞，殺之。己丑正月，南昌破，金聲桓王德仁俱死。二月，成棟兵敗於信豐，自斷後，披甲渡河，馬蹶沉水死；贈寧夏王，諡武烈。五月，以杜永和爲總督，守廣州；閩可義守南韶，未幾死，以羅成耀代之；加元蔭車騎將軍，封南陽伯，領兵宿衛。六月，楊大福爲亂於梧州，元蔭

召至，諡殺之。庚寅正月朔，清平南王尙可喜，嗣靖南王耿繼茂等至南雄，羅成耀自韶州潰歸。十四日，韶州破，永明王西走梧州，留元蔭與馬吉翔等守肇慶。羅成耀走高州爲亂，元蔭以計殺之，人情恃以少安。初成棟父子方寵，陳邦傳居西，屢爲金堡等所排，積怨刺骨。會其下徐彪亦叛之，忠貞營李赤心等，又自湖南潰入粵，散處賓橫之間，陳邦傳不能制，威望日損。東事急，召之赴援，非其意也，願欲藉以洩前憤。將至梧，羣情洶洶。適西撫缺，衆議推劉湘客；兵部侍郎程源論其比黨，金堡等四人皆杖戍，惟袁彭年先以憂去，得免。

焉。陳邦博抵三水，竟觀望不敢進。清兵薄會城，杜永和等與元蔭弟李建捷力戰禦之。杜永和等進爲侯，李建捷封安肅伯。廣州城三面臨水，成紳在時，復命築兩翼傅於江外，爲砲臺，水遠之。地險守固，攻圍十閱月，不能破。偏將范承恩謀內應，決砲臺之水，清兵藉崩徑渡，遂得砲，返以內攻。十二月二日，城破，屠之。范承恩降，杜永和等由海道奔瓊州，元蔭弟李建捷等圍至肇慶，陳邦博等師俱潰於三水，隨聞桂林亦破，梧州君臣夜走，陳邦博兵邀劫各官於藤江。明年春，蔭元在肇慶，其下亦多謀爲變者；不得已，與弟李建捷俱奔南寧，伏

地痛哭，哀動左右。會孫可望遣賀九義等，將兵至，殺內閣嚴起恒等。元蔭忿甚，請出靈山，收高雷之兵，迎王入海。至欽州之防城，爲士兵王勝堂所執，送靖南王，不屈，左右挺下。元蔭笑曰：「鼎鑊不懼，何有於挺？」又令作書招杜永和。元蔭笑曰：「杜將軍繕兵窮海，差有丈夫氣，乃招之耶？」王義之，使其故人往說之曰：「將軍昔未受國恩耶？」元蔭大慟曰：「某昔不過帥府一親人耳，今爵通侯司禁旅，狼狽被擒，計惟一死報國；豫讓不言之在前乎？吾父俟於九泉久矣。」故人曰：「李果將軍父耶？」元蔭曰：「岐陽黔國，俱以養

子自奮。子毋多言。遂與弟李建捷，及前鋒將李用朝俱被害，投屍海中。明年壬辰，瓊州破，杜永和等俱降。

陳子壯，南海人，年二十二，登萬曆己未科一甲第三名進士，授翰林院編修。天啟中，魏璫秋柄，子壯父陳熙昌以給諫疏璫罪，廷杖謫戍。子壯亦以天啓甲子浙江鄉試錄誹謗黜。崇禎初起用，累官至禮部侍郎，糾唐藩不法。時議以宗室授文武官，又力言不可，忤旨下獄。尋遣戍。乙酉，起江南禮部尙書，復忤時相馬士英，罷歸。江南破，桂恭王方避亂寓梧州，子壯發檄遠

近，言桂王神宗子，光宗弟，宜立。時唐王已立於閩，廣督丁魁楚以子壯人望也，集多官議之。子壯持前議益堅，海道湯來賀讓子壯曰：「如公議閩立一君，粵復立一君，內自爲敵；蚌鷁卽無死，誰爲之漁人者？」議遂寢。後丁魁楚以擒靖江王功，封平粵伯。湯來賀進江閩總督，以人望亦召子壯入關，辭不行。丙戌冬，桂王子由根監國，子壯以前議，卽其家，拜大學士太子太保，兼兵部尙書，節制江廣閩楚軍務。會唐王弟聿錫至廣州自立，子壯未果行。十二月，清兵克廣州，唐王死。明年春，大兵出廣西，前兵部侍郎張家玉，兵科給事中陳

邦彥，及新會王興，高涼崔良楨，潮陽賴其肖等，前後聚衆，攻克各州縣。夏六月，子壯起於南海，之九江，與陳邦彥約攻會城。提督李成棟方東擊張家玉，會城空虛故，指提楊可觀，楊景暉，及子壯壻前知州梁若衡等，結花山降盜三千人，謀陰召子壯，期以七月七日兵至，內外舉火應。子壯喜甚，先二日，率水軍薄城。諜者入郭被執，事露，楊可觀等皆死。子壯兵駐五羊驛，李已破張家玉兵於新安，趨歸擊敗之。子壯奔還九江，前御史麥而炫破高明，迎子壯入居之。十一月，李成棟入高明，子壯麥而炫與前知縣朱實蓮俱被執。總

督修養甲寘於館，厚享之。獄具，以犯旗示子壯曰：『不處公極刑，則威不立。』遂衣以赭袴，舁之遊城內外。逼，更集諸降紳，燕飲聚觀，有奮足蹋子壯面大唾罵者。臨刑，舉酒屬諸紳曰：『畏否？』諸人以頭搶地曰：『敢不畏？』左右皆掩口笑。子壯身被數十刀，呼太祖高皇帝，烈皇帝，不絕口，與麥而炫等同日死於市。子陳上圖，亦在獲，以家僮伯卿請寸斬以贖主人之孤，得免死。戊子春：李成棟叛，子壯弟給事陳子升上書請卹，得贈番禹侯，諡文忠；子上圖，蔭錦衣衛指揮使。

明亡，屈大鈞遜跡爲僧，薙其髮，埋之羅浮黃龍洞中，並爲藏髮塚銘云：翁山屈子，藏髮於茲。四百山君，長呵護之。又有禿頰一篇，文云：吾友超然張子，行年三十，而髮禿如蓬，感而作頰。余與張子生逢斯世，有髮而不能保，月一薙之；無使其短而種種，長而披披，故張子以其禿爲幸而頰之。嗟夫！禿也而猶可頰，然則余未嘗禿也，乃余之不幸矣；而亦爲禿頰者何居？蓋亦頰張子之禿也云爾。頰曰：髮吾外物，生之何爲？非馬何鬣？非牛何鬣？生而乃禿，遺體非虧。行父誰曠？巨君誰營？毀傷之罪，我今復權；剝膚之痛，人皆患

之。美子之禿，不見刀錐，無煩髻結，不用辮垂。不毛之首，有如鼓槌。石亦有鬢，苔亦有衣，何子礪礪，勾萌不滋？黑之與白，不見毫絲，摩頂滑滑，似沐膏脂。勝於生髭，白屑生皮，所少屋幘，覆此龔龔。受之父母，未損毫釐。根本在肉，且勿生莖。留須異日，以觀冠綏。方春而茁，方冬而萎，吾髮卓爾，與時盛衰。

庚寅冬，廣州城拔，天濠街有婦極負嬰兒，以長繩繫腰，接於樹身，赴池而死。事定，引繩出之，色如生。屈翁山爲之歌曰：妾身不隨波，豈必長繩繫？所慮黃口兒，一去無根蒂。

聶娘，增城人，崇禎庚午，清兵於增江口掠得之，戲謂其眉未婉。聶娘從容語曰：『女醜始掃眉。若欲婉，請假我刀。』刀得而刎。黎美周作聶娘婉眉歌，有云：丈夫鬢髻媿如此，半尺垂虬掀不起。紫石稜稜婉婉爾，翠蛾如鐵真男子。又云：人生安能知死期，沙場血戰吾當爲。借娘眉鋒不斬賊，先斬偷生巾幗兒。

麥氏，香山小覽鄉人，諸生黃肇揚之妻。癸巳冬，被掠，憤罵赴水，兵捉其髮，繫船間。麥氏乘間斷髮，又赴水。既沒，復湧出，作憤罵狀，如是者三。清兵競射之，乃沒。屈翁山吊之云：入水不肯沉，罵奴猶未畢，

身輕乘文魚，三躍江中出。佳人一赫怒，波濤爲美溢。
髀箭雖紛紛，難損芝蘭質。去爲湘妃姊，魂烈知無匹。

未完

娑羅 Sala 海濱遊跡記

南印度瞿沙 Gho-cha 著

南國行人譯

一九〇八年七月……八月

民報二十二……二十三號

此印度人筆記，自英文重譯者。其人蓋懷亡國之悲，託諸神話；所謂盜戴赤帽，怒發巨銃者，指白種人言之。

譯者記。

時在伐薩 (Varsna 此云雨季) 不慧失道荒谷，天忽陰晦，小雨溼溼，婆支迦華 (Varchika 云雨時生花) 盛開，香漬心府。行漸前，三山犬牙，夾道皆美。池流清淨，材木蔚然。不慧拾椰壳掬池水止渴。復行一由延，遇巨樹作聲如獅吼；古人謂巨木能言，殆指此耶？既而涼生肩上，諦視左側，蓋洞口也。不慧坐石背少選，歌聲自洞出，如鼓箜篌。聽至

星耶峯耶俱無生

浪撼沙灘岩滴淚

圍籠茫茫寧有情

我將化泥冥海出

Live not the stars and mountains? Are the waves

Without a spirit? Are the dropping caves.

Without a feeling in their silent tears?

No, no; they woo and clasp us to their spheres,

Dissolve this clog and clod of clay before

Its hour, and merge our soul in the great shore.

不慧驚起曰，是得毋靈府耶？策杖入洞，歌聲亦止，黑暗不辯徑路，足下柔草，如踐鵝絨。心知其異，但不生長怖。默計步數，恐不能返。行且三千五武，始辯五指，復行十武，光如白晝。既出洞，迎面空寂，似無所有；但奄茲落日，殘照海濱，作黃金色。回顧有弄潮兒，衣芭蕉葉，偃臥灘邊。不慧心念小子，必是超人，倚杖望洋，惘然若失。俄而皎月東升，赤日西墮；不慧遶海濱行約百武，板橋垂柳，半露蘆扉，風送蓮芬，通人鼻觀。遠見一舟，纖小如芥，一男一女，均以碧蕉蔽體，微聞歌聲。

男云：腕勝柔枝唇勝蕾，華光圓滿斯予美。

女云：最好夜深潮水滿，伴郎搖月到柴門。

Her ruddy lip vies with the opening bud;

Her graceful arms are as the twining stalks;

And her whole form is radiant with the glow

Of youthful beauty, as the tree with bloom.

且搖且歌，瞬然已杳。爾時悲喜太息，不慧老於憂患，念當於此絕食自沈，冀得罪垢消滅。擲杖躍身入水，魂魄一去，藐若忘形；微聞童子高呼，如天樂尾音而已。嗣余忽醒，身臥茅廬，新葵在頂，少間，壯者

來，即先見諸舟中者，對不慧啟口云：『咄！男子，何故視軀壳如破鉢耶？』不慧詢彼曰：『壯者救我，將奚以爲？』曰：『內子救爾，』不慧聞之，怒曰：『女人，女人。』奮身躍出，欲再自沈，被阻不果。壯者曰：『揣爾心情，將毋悔生耶？』復曰：『大慧須知是非濁世，乃娑羅鄉。』不慧驚曰：『有是哉？嘗聞娑羅天鄉，仙衆住處；今得毋夢境？』壯者曰：『吾儕非仙，遜跡者耳。雖然，以惡世相校，固無異仙鄉。爾云何？』不慧求出世久，曰：『幸有以教我。』壯者曰：『大慧善諦聽：劫初神衆，造宇宙已，地面黑闇，因曰，

『吾儕雷光。』神首曰，『朕當造之。朕無長箭，足以貫通黑暗也。』四嚮搜索，得一乾納。(cannas 此云楊枝。)斷之，擇其長端，置弓絃上，仰身射去。少選，現一微星，神衆注視，星體漸大，光隨穿入。須臾，孔愈巨，黑闇盡失。神衆能視地，治水造陸，又作河湖泉澗。工既竣，神衆歡呼而散。是後地面漸有濕生，化生，卵生，胎生，此云四生，性殊殘暴。神首聞之，遣其一子下世診察，復命神首，具言衆生不道。神首下令，勅世界衆生，齊集聽講，蓋欲誘勸之也。四生果集大壑，神首珊瑚降臨，左足踏左嶺，右足踏右嶺；但是四

生仰止，不聞所講。神首詔近其下，乃頒約法，以告草木，昆蟲，禽獸，男女，嬰兒，等衆，戒勿忘失。忽有孽惡巨獸，交頸耳語，不聽神言。神首怒，俯身倒拔巨樹，鞭諸惡獸。鞭已，復摘樹上殘莢，結惡獸頭上，乃勅四生曰，「善哉大德！此去善播美種於地，永爲朕友，毋造惡因。造惡因者，必自受報。惡獸本當化爲男體，因彼多事，今悉變爲女體。大德識之：惡獸女體，頭上插花，以爲徽識。」宇宙萬象既備，又起火災。火災過已，此世天地，還欲成時，有餘衆生，福盡行盡命盡，從光音天命終。來生斯世，皆悉化生，歡喜爲食，身光自

照，神足飛空，安樂無碍。爾時無有尊卑上下，亦無異名，衆共生世，故名衆生。是時又有自然地味，出凝地面，猶如醍醐。地味出時，亦復如是，味甜如蜜。於是衆生以指試嘗，知如何味，初嘗覺好，遂生味着。如是展轉，嘗之不已，遂生貪著。便以手掬，漸成段食，段食不已。餘衆生見，復效食之，食之不已。時此衆生，身體羸澁，光明轉滅，無復神足，不能飛行。大慧諦聽：衆生食地味已，久住於世。其食多者，顏色羸悴；其食少者，顏色光潤。然後乃知衆生顏色，形貌優劣，互相是非。言我勝爾，爾不如我，心存彼我，故懷諍

競。嗟夫，大慧，人類之初，固勝妙也；奈何求食，懷彼我念？生不善心，罪惡是起。復次，女人爲助惡因，能斷善種，外貌柔媚，內心伎惡。物之可畏，莫女人若。毒蛇害肉身，女人害法身。女人多嫉妬；以此因緣，女人死去，即生餓兒趣中。女人爲地獄使者，其發美言，即是噴毒。吾先觀子不屑女人，故以大慧呼爾。』不慧曰：『誠哉！一切江河必委曲，一切女人必妖冶。』壯者盱衡上視曰：『吾更語大慧：我本神明華胥，一時外出，身着錢囊，人悉奪去，復餓無以爲食。頂禮梵天，幸逢哀愍，差使雅鵲爲我負數日糧，得以不

死。順道還歸，欲視家室；家室已滅，惟餘灰燼，父母兄弟財產，都被大盜竊去。』壯者言已，爾時女子在側，亦先見諸舟中者。不慧睇之，頤上淚痕，化作珍珠，槃旋墮地。壯者曰：『此子雖女，性殊英俊，惟大慧莫輕之。』余詢壯者名。曰：『吾儕無名，蓋無所用。』以手指青葱處示不慧曰：『彼岸均是遯跡超人，大慧曷居此同消萬古恨耶？』余便詢其何時至此。曰：『先是余家既亡，悵悵無之。大盜更迫我儕，爲供奔走。測彼居心，是畜獵犬之技。斯時認賊爲父，自殘梵裔者，亦復不少；女人尤多。蓋彼女人殫殫失氣，只知以

室利沙花 (Srisihwa)，飾其耳際，珠貝玉石，鎖其頸上。大慧，余念念弗忘女人之罪；離析諸峯草木，以爲籌箸，不能算之矣。且置斯語，請言吾儕：一日聚六百餘人，與大盜奮鬪四次。嗟夫，大慧，吾儕以血肉之軀，當彼兇殘鉅敵。既而五百七十餘人皆死，存者數十，皆被剖腹；遺余一人，心念不能報復大仇，還我舊物，則非梵天之裔。思逐水濱，跪求梵天之有以加庇也。余甫垂頭，梵天果詔：「景運當昌，娑羅是冀。來日方長，曷哉小子！」忽有少女從西泛舫來，女爲余拾履，相扶登舟；而大盜追至，戟手罵詈，云爾等不服王化。余叱

之曰：『須彌之兇獅，恒伽之暴虎，深林之毒蛇，無爾險毒。尙云王化，冤哉！』大盜怒，發巨銃，擊吾儕不中。回首觀其形狀，頂戴赤帽，正若獼猴，怒視吾儕，睛眈眈弗轉。吾儕南行三十由延，方抵此土。始知少女爲盧奧侘王女，父王及於大盜之難，狀正如余，欲糾合英俊，滅此朝食者。吾儕既抵此土，跪禮梵天，成爲夫婦。名是地曰娑羅，順梵天之詔也。『壯者言畢，默然睡去。翌日，天朗無雲，余去凡衣，換以碧葉，弄艇投竿，千愁俱滅。饑卽食指那尼，(Echinani)譯言漢持來，卽桃子。』或食蕉子，渴卽飲椰水。讀吾筆記者，將謂

不慧樂無既矣。寧知天下事有大謬不然者耶？

一日，鼓棹中流，女語不慧：『昔有羅磨王，爲父所逐，移居南邊，其妃犀達扈從。一時相携遊梭伽國，(Lanka 此云獅子國，即今錫蘭島。)國王名羅波那，豔其妃之美，竟奪之。羅磨大怒，誓雪斯讐；率大軍破之，復獲犀達，誅羅波那，推立其弟。於是羅磨大王英威蓋世，遐邇來歸。阿利安人亦紛紛自中天徙居南國，蓋慕其文化也。嗟夫，長者，妾則羅磨王遺裔，不圖零墜至於斯極也！嗚呼！前王以美人之故，尙能不屈；妾則失父母之邦，兄弟姊妹，悉被凌辱。使前王猶生今

日，妾知大盜無遺孽矣！」方女言時，聲淚俱下。不慧太息久之，曰：「昔大王犀婆者，當大盜昌披之世，以單刀匹馬，所向無前。吾儕其興乎？」壯者指天曰：「自古傳說，『黑雲變霧，斯爲殺氛。』吾自栖身世外以來，未嘗一日而忘恫恨，吾儕當出世圖之。」遂約四十餘人，飄然出洞。壯者語不慧：此許有神呵護，輕佻媚外不知遠計者，無許進洞云。不慧留心道路，殊非曩昔所經。前面有峻嶺，四十餘人，均自梯嶺而行，惟壯者夫妻相扶持。既達嶺頂，不慧俯視恒河明滅，壯美無倫，一帶恒伽子，(Gangaputra)恒伽跋多羅，此云恒河邊

岸。行人如蟻。吾儕下山，復行八由延，經一深林，闃寂無聲。深林過已，達舍(Darca此云新月。)已懸天際，四十餘人，均指對岸。不慧諦觀，累累白骨，的的枯顛，與月爭光而已。夜靜風涼，四十餘人，沈沈睡去。不慧獨不成寐，展轉間，微聞簫聲陰深萋莽。不慧起身，審簫聲自東來；撥艸窮源，尋至其地，果見長老髮白蓬蓬，不慧進前拜禮，伏地大哭。長老顰其雙眉曰：『小子，國破家亡，爾奚言！爾當知吾國實哲學之淵海，俯視希臘，殆後進耳。吾國雖在上世分崩，然列國政治，蓋依摩奴法典，人民安樂。奈何末世威權墜弛，

漸入衰頹；以至今日，莊嚴樂土，全屬他人。傷心哉，小子！我非神仙，我爲摩竭陀遺老，一時巡禮濱海，以弔先賢之厲。忽見大盜，執三數人，剖腹投諸海濱，蓋私築鹽坑以求活者。傷心哉，小子！忍令梵天之裔，淪於刺蟬？我乃率此土百有餘人，以申公憤，寧以筋骨爲繩柱，血肉爲泥塗。百有餘人，果已盡死，豈非真貫白虹？今我吹簫哀訴梵天而已！」長老言滔滔苦海潮音。不慧白長老以謀恢復事，長老以手背收淚曰：「小子當徐圖之。」尋諸隱士亦至，不慧一一復長老言，四十餘人均起舞以表歡悅。舞已，復行，至一村，古木參

天，花放滿足，奕奕有光，天香繚繞。不慧憑弔斷井頽垣，淒然下淚。是日村民家家寒食，蓋爲涼七節；（*Citah-Saptame* 尸多羅薩陀彌。）不慧避世久，今始知時爲仲夏也。長老無言久之，命壯者對彼村民，陳恢復大義，復遣壯者妻教導婦女。壯者肅客指天白衆曰：「余輩梵天遺裔，亡國已來，被大盜殘殺無已，思之能勿髮指！今茲大盜重定法典，是猶豺狼鳴和戀以噬人，盜賊借揖讓而行劫耳；安比摩奴法典？嗚呼！自昔阿利安人侵入，利用階級制度，束縛吾人。繼而同人殘暴。及莫臥爾自蒙古來，尙可以德報怨。乃至今日，欲食鹽亦不可

得。吾儕試思，梵土者，梵天界以載吾梵裔者也；今反令大盜爲主，古所未聞。况復盜行巧詐污穢，殆不忍言。人非木石，斷不能長此終古也！彼認賊作父者，余三復思之，決非吾族。嗟夫！吾儕神明之胄，勿以大盜爲可親昵；不觀其腹若卑巴酒桶，日啜吾血，以充饑渴。助賊爲暴者，雖恃法典，如阿輸迦樹，(Asok. tree) 根枯枝朽，不足爲畏。大聖有言：五趣生死，輪轉無際；可愍衆生，百劫難度。今欲早離苦海，當以大雄無畏之身，還我婆婆大地；若其不爾，則非梵天之裔，永墜泥黎，敢憑濕縛(Siva)司破壞萬物之神。(慈悲哀愍。『村民

聽已，皆大歡呼，願滅大盜。惟諸婦女，偷安逸處，膽如粟大，婦人爲物，真百劫不超昇者哉！既而部署畢，吾儕率數百村人，長老先導；行至日暮，有大盜四人，擁一女子，盛妝姣服，百計裝潢。諸人見之，疑爲蜂妖。四人悉衣黑服，頸懸一物，作十字形，發光閃閃如屠者刀。不慧叱之曰：『且住。我且問爾，踐我印度人之土，食我印度人之肉，飲我印度人之血，非汝等耶？』長身者曰：『同胞，同胞，胡爲者？吾等匪他，乃感上帝神靈，爲同胞宣布上帝真理，上帝愛人之大道者。』言已口喃喃不可辨。不慧勃然復叱之曰：『誰是

汝同胞？汝自是上帝使者，且爲顯裨。(Paphi 此云殺者，亦名惡中惡)。狗子尙有佛性，汝云愛人如己哉？不值我神明華胄一掃。一村衆皆曰：『殺之洩吾憤。彼一惡中惡一負罪至巨，非可以慈心訶責。』惟長老不可，謂彼眇小無賴。繼而壯者進前諭之曰：『汝罪弗可道，汝知之否？我印度人生於斯，食於斯，相羊自得。春至雜花滿樹，嫣然欲語；秋則紅葉照耀山村。今汝等乃使我兄弟無家可歸，我誓擯汝速離吾土。此非猶太，任汝上帝縱橫，勿謂我印度無人也！』壯者妻隨曰：

『梵天在上，我兄弟姊妹，爲汝魚肉久矣。令茲相逢，不

忍斃汝；吾同胞固懷慈愛。汝且勿驚，詳以告我，賊渠今在何處？」長身者藍睛一轉，有如烏鷄，點頭曰：「西。汝欲何爲？」不慧曰：「此去幾山延？」曰：「未一由延。」不慧遂約村衆縱火去。賊有長髯者語少女：「吾今午餐墜鹽，危哉！」（案某國俗，忌落鹽桌上；若剔少許，棄左肩後，方可解除云。）少女曰：「誠危。余亦三噴嚏。」（案某國俗：一噴嚏必有信來，二噴嚏有人將拊其頰，三噴嚏必爲凶兆。）其一人曰：「余昨見白兔橫路而過，已有戒心。」賊衆言已，皆撫胸跪地，以白眼上向天，感上帝有靈云。爾時諸天昏暗，盲

風暴雨，震盪川陸。村衆亟欲西進，長老持之，屬不慧尾賊。回顧數賊，黑蔭已遠。不慧伏地諦視，堤下江色，影照蒿萊。不慧亟履水面飄行，此兒時所熟習也。時山谷嘯號，木葉墮地，知婆樓那風(Pharna)此云迅烈風)方起，又聞虎嘯；不慧憤大仇之未復，絕無恐怖。舉首隱約辨橋梁，傍垂檉柳，濛濛茂翳。攀枝至幹，苔滑幾踣。少選，黑衣賊喃喃語，果已過橋，達巨室，已先有人伫立。適電光閃入斜條疎薄處，諦視賊輩，悉已進宅，知是盜窟。急復下水，返白長老。長老曰：『當於西暫避。』長老言已，獨自東去。長老行止，不可測。

也。吾儕於是指西疾走，隨聞礮聲般般不斷，審是大盜示威，念近之無脫死者。昔聞鄉人，咸謂賊方用此利器，傳布上帝愛人大道，若午夜鐘聲也。回回人以刀弘揚教法，遠遜之矣。吾儕既進叢篁，前有燿火，其光斷續。壯者夫妻隨村衆休息，不慧直前斥候，尋至光下，知是田舍。過門久之，有一男子持燭拔關。不慧於燭影下覘吾梵裔儀容，樸誠之氣，游溢眉宇。大盜方以法律，權利界限，爲親愛之券。愈思吾同胞不可一日屈大盜下也！雖彼方孽類，假盧索浮說，謂人有天賦特權平等自繇，願日以掠人財產土地爲事。不慧名之，是的淫

婦；自絲平等云乎哉，實淫婦之自然主義耳！不慧既哀陳所自來，男子以口滅燭，且息門燈，下氣語曰：『善哉！村衆幸進我許，毋他慮。』已而吾儕齊至。聞老人聲，曳不慧手徐徐而行；進盧屋已，老人屬吾儕席地坐，未及舉火。老人曰：『嗟我兄弟，今夕瘖矣，且請安息。大盜雖凶，未敢犯我。我是前此吐蒲那(Daphna)國諸侯，今爲農父，哀哉！兄弟亦知僅有晏盧淵(Dhari)尙爲乾淨土，未落賊手耶？我常與大盜委蛇，大盜且厚結我。傷哉農叟，豈知更有凄惻者！據昔摩奴法典，一切耕地，悉屬開墾者自耕之。納賦國王，但以穀米酬保

護之勞耳；固非田地稅，國王雖悍，無得濫徵。顧至今日，稅項之苛，得未夢到。彈指異年我同胞不食黃泥，無以度日也！夜靜月明，未嘗不涕思墮淚。我田雖多且美，爲大盜作佃奴；我產雖麗且富，爲亡國留賤夫。我每飯猶未忘先君遺訓。人而甘自暴棄，勿爲衆生增長福祉；毋甯自焚其身，化爲塵灰，風來吹散，走向天空，與罪業同滅。願我不肖，身爲奴虜，捧肝自問，誠無以對先君。深悔曩日老眼昏瞶，親此大盜。我今揣諸大德心情，必請我狂勃無雙，五天草木，將不屑與我同腐矣。』言次，哭不成聲。村衆不知所慮。老人嗚咽，更

申其言：『嗚呼！大盜竊國，五天同悲。今有一言。吾儕身受茲恥，必身復之。如或因循，此生過已，爾子若孫，奚但忘却讐仇，反視大盜爲神所命，且頌盜恩德不暇矣。誰謂百世之下，尙能復仇也？』不慧驚起，束蘆爲管，疾書老人語於貝葉。時已夜深，大風稍定，雨不可止。大衆寂寥無語，但聞西風振籟，參以雨聲，心共碎耳。翌晨，旭日照園，鷓鴣聲急，大衆相顧，容顏蕉萃。老人淪卵爲餐，大衆獲飽。壯者夫妻隨不慧去摘果實，甫涉江，逢長老。長老龍鐘托鉢，中盛異果，將以分吾三人；對受食之，芳甘凝舌。長老言：『昨夜臥

岡坵蔓草間，靜審大德無虞。東方既白，有婦提瓶汲水，見我佇趾，跪拜不已，且曰：「仙人憫我！仙人憫我！」我問於意云何。答曰：「仙人，仙人，小妾有言，賜憐垂聽。妾無失歡，胡未舉子？妾無失德，胡俾貧窶？仙人，仙人，何以教我？」余曰：『善來女人。汝無小動物助而耕耘乎？汝無銅貨助而換鹽乎？汝不自覺，有盜翁媪奪爾田地，烹汝兄弟姊妹，又使汝不得少暖鹽湯。汝夜靜眠，誠念汝嫁時所受聘幣，他女豈得兼受之耶！善女人，盍自儆醒，招汝姊妹，聯手以索，奪回梵天遺產，如主人索其舊物。此非細事；汝莫謂女人

心雖怨毒，面仍謔笑，可以博人歡愛！彼紅髯奴凶殘正未有艾，指顧間可以碎汝五漏之軀。汝但願有兒女財產，以爲無慮。無有是處。」婦閉目搖頭張口曰：「惡，是何言！婦人祇知兒女財產，從心所欲。仙人，仙人，我殊不解：彼赤髮綠眸，高乳大尻者，是否摩訶目健連那所見地獄中餓鬼耶？相其面目，心實憎之。雖然，我固婦道，不容多言。雖是餓鬼，今有勢藉，又焉能以醜名相加？汝仙人固不近情。仙人，仙人，我誠語爾：吾隣家有婦少艾，夫婿賢明，極蒙彼輩厚遇，日能縱欲。婦人所希冀者，正在此耳！今仙人導我與之疎遠，是

誠何心？仙人，仙人，爾言不入耳。小妾雖不識一字，不爾惑也。」余聽至此，舉杖欲叩之，始踉蹌遁去。嗚呼！大盜初來，無過三五儉兒，不意其禍一至於此！推婦人言，知賊輩狡黠無倫，好行小惠，昧者魂魄，竟爲所奪。嗟夫！我梵裔天性長厚，大盜餌之，滋用憫惻。其若女性，如脂如葦，不知恥辱。彼摩登祇 (Motandhi) 此女卑賤，拂簪爲活。正以女身常爲男子拾糞；錢幣而外，安知他物？長老言至此，撫吾等曰：「歸乎？」甫行，遇一牧童，壯者妻向之曰：「小子良苦，朝露未晞，負草何之？」童子云：「誠如若言，我殆極人世之至

賊者。汝知我背上濕草，何所用者？我竊語汝，以飼馬也。飼馬非怪事，所恨者，仇人乘之以殺吾兄弟。昔者吾父死於賊，吾年尚幼。今也日擊殘殺我兄弟姊妹，奚啻數十？或以麻繩束之樹杪，揭銃射之，而觀其避丸也。或以刃剜腸，塞以敗絮，而觀其手舞足蹈也。或以蘇支 (Shuchi 此云尖針) 釘其兩目，投向潮流，而觀其浮沈上下也。我始驚疑，如是凶殘，必具神力否否。聞父老言，方知其來由西北隅。余幼時隨大父乘涼樹蔭，思啖素糲；(Shukker 此云糖。) 財得少許，未足余食，復索不果，撫頭大哭。傍兒竊曰：「小弟勿哭，於西北方

有孽惡鬼國，聞汝哭糖，將來奪汝。」嗚呼！今風景依然，願吾兄弟家財，竟歸惡鬼矣！余雖幼穉，不自揆量，無時不思爲父報仇。一時憤火中起，盛米於筐，潛藏匕首，隨父老出鄉。至大盜所，欲於五步之內，洩吾孤憤。奈何余欲進門，有人阻我，非是賊類，乃我國人。我遂手刃之，泔血書其背曰：「賤鬼子」，用儆來者。是後去而爲牧，冀蒼蒼者或成小子之志。我言盡此。我懷此心，汝豈同哉！吾儕語雖童言，鏗鏘尙有餘響。長老太息撫慰，招歸村落。自是吾儕各散鄉間，終日籌畫，心爲摧折。

節序不居，九經弦望，十方大德，咸來聚會。純剛利器，亦自諸方遺老將來。一時壯者率諸村衆，牧童斬木爲壘，長老吹簫先導，魂欲出管。壯者妻拔長刀以衛幼艾，不慧扶老人隨諸隱士悉騎駿馬。老人張目，幢幢發光，跨鞍顧盼曰：『不圖今日，奮興壯舉！嗟夫！』梵天帝釋，實所共鑒。梵裔固非好殺者。一嗣闔軍大呼曰：『梵天帝釋，實鑒此心。』聲撼碧落。於是策馬夜行，月華如水，行役之勞，不自知其消散於山河壯麗間也。凌晨至摩竭陀國 (Maghada) 波沙耶山，(Pashaya 此云孤絕山。) 揭竿山頂。老人指點曰：『此當年遺老避

兵處也。腐草轉燐，今日猶現。吾師未撓，有如此耳！』長老擎香華一束，俯伏山岡。行禮既已，白髮婆娑，臨風草檄曰：

粵昔大聖，鹿苑開場，愍人天之長寐；解除四姓，樂平等之無邊。（譯者案：世尊始在鹿野苑，Deer park 說因緣相生之實，非四姓不平之理。）何圖末世，獅王弗吼，化佛困於稿灰；野狐亂鳴，生靈陷於鬼窟。（嗣後佛法衰微，人心穢亂，沈淪不返，以致外人屢次侵入，卒以亡國。）妙高如故，恆河猶昔。所遺舊物，惟有蒲柳。時見雁影，遠橫

天際。(Shanbha)梵音僧婆，英譯作雁。譯者案：當作雁影，吻合唐言。雁者，梵音真婆；蓋梵土亦以雁爲義鳥，最可哀。相傳昔有伽藍，僧習小乘漸教，闢三淨之食，但是三淨，求不時獲。有志別經行，忽見雁陣飛翔，戲言曰：今日僧衆中食不充，摩訶薩雁宜知。言聲未絕，一雁退飛，當苾芻前，投身自殞。苾芻見已，具白衆僧，聞者悲感，咸相謂曰：『如來設法，導誘隨機。我等守愚，執行漸教，大乘正理也，宜改先執，務從聖旨。此雁垂誠，誠爲明導。宜旌厚德，傳記終古。』遂建塔

婆，以彼死靡寢其下焉。）旅客過斯，尙懷愴悵。況我同氣，能勿傷心？今茲吾儕，願發弘誓，摧滅殘賊，一切有情，同心共憤。追憶亡國之初，竺生烈女，大雄奮迅，喋血報讐；率土之濱，莫非梵裔。奈何縱逸，仁心不競，莊嚴淨土，坐付髡奴？或有甘於小惠，爲賊馬養。嗟我兄弟，誰無隱慮，可爲猩猩之嗜酒，燕雀之巢幕上哉？古稱豪傑，無待猶興。邇者慧日方升，慈風初拂；當振大軍於疊海，驅天魔於無間，上招遺老之魂，下弔神明之冑。凡我同氣，各盡爾心。

吾師所經，風流鄉盛。次日審賊軍屯耶舍江，(Yassa 此云
澄明。)壯者妻携幼艾，傳檄過江。賊軍多屬土人，
誦檄文已，抱幼艾大哭曰：『吾獨非爾兄弟耶？』悉携
軍旅來歸。剎那間，賊營既拔，逐其渠帥；軍威逾振，
所向克捷，澄江以南，均無賊跡。過一月已，忽聞急
報，吾軍夜溯澄江北上，礮震肉飛，喋血三日。吾軍丸
藥將罄，積尸橫地，江爲之赤。牧童高呼曰：『殺我
者，我兄弟也！墟我梵土者，我北人也！』言畢，以刃
自剖。爾時不慧魂已出殼，墮身江浦，無知覺已。

少頃，微知臂痛，又聽濤聲滌汨。久之漸醒，寥寂

無睹。沙尾鱗鱗，寒潮已退；惟有葭葦蒙籠，陂陀回首，見蒼崖翠嶺。不悲始行以足，繼以手，終踞石灘，尻行以上。一泓澄碧，鑑我愁容，枯瘠無比。舉頭天際，殘陽照海，烏帶雲歸。足下香花，旖旎茸奩，不覺淚下潄潄，念此野卉，爾濺吾淚，實屬前緣。但願爾生，生怒放，俾吾梵裔，擷爾芬烈，禱告梵天。方出師也。出師不捷，亦願如爾墮地時化爲泥土，更護新葩。梵裔亦復如是，擷爾興師，誓不休也。已而日色向晦，巖傍艸徑甚微，念南出則爲山路。是夕無月，不辨一物，惟螢光出沒耳。不悲彳亍行，且倦，忽有物觸趾端；異

之，俯伏捫摩，審是斷碑，深勒星迦梨書曰：佛陀伽耶鉢邏底也（二合）底迦，(Dharmasiddhanta)此云寂滅道場邊地。）知是中天村落，慈哉聖尊，於此成法身大士者！不慧涔涔落淚，乃阻碑上，不忍舍去。其傍泉水，瀼瀼遠流，不慧思飲，以手掬取。有孤羅迦果 (Taka) 狀如酸棗。) 聚積石間，拾果食之。食已，危坐久之，微聞香馥，蓋花開也。少寤天明，又掘清泉，臨流濯足，以去宿垢。然後獨行村外，窺柳舍煙，紫葢遍野，朝露猶存，透濕吾履；忽逢蘭若，蕪廢無僧，芙蓉方開甚盛。躡足徐進，但見落花滿砌。不慧俯身坐殘英

上，始見左臂爲丸穿過，血已凝結。乃摘因羅(Inra)云香葉。拭去積血，方知痛楚。時已近午，有叟過門，見余傷臂，卽往搗素路多惹那，(Surtayana此爲礮石。)素色有光，猶如水精，親製成汁，爲不慧洗傷。不慧敬詢仁叟，知是藥師。痛旣失矣，叟授商那(Shanna此云麻衣。)不慧著之，飄飄如羽。行過村落，行人如昨，逾可哀耳！

如是我聞：一時阿少伐囉舍(Acuvaghosha馬鳴菩薩)巡遊波吒釐子城，(Pataliputra)哀愍衆生，作賴吒和邏(Rastavara)曲調，以是因緣，攝化頑愚，盡超冥界。哀

哀不悲，後生小子，躬逢憂患；一經譴舉，失跡飄零，遺老壯者，兩不相知。梵天有靈，尙其詔我，爰握管爲紀過去事。伏願一切有情，同下血淚，斯吾筆記發凡也。一日，不慧獨坐河畔，力疾書此，乃至微風引磬，萬念俱空。日暮復行至深林，乍聞哀哭，繼復聞泐泐聲。就之，影旣逝，不慧隨之入水，抱其軀殼，至方塔側；解衣席地，拾礫爲枕，使之仰臥，闐寂無聲。少選，月出，諦審其容，壯者妻也，驚惶欲絕。壯者妻須臾蘇醒，麻痺無力。不慧凄聲帶淚曰：『長老暨諸大德無恙不？……』

未完

校刊記

- 「素」——疑作「索」。
- 「少船少衝」——不解，疑有誤。
- 「率」——原作「卒」，應改「率」爲是。
- 「是」——疑或作「時」。
- 「挺」——疑或作「挺」。
- 「鑄」——原書缺，應補正。
- 「醒」——原作「醒」，應改「醒」爲是。

「雨」——原作「兩」，應改「雨」爲是。

英文詩原書錯字甚多，今俱更正。其星耶峯耶一首，另見文學因緣。

後記

在這半載多的搜求曼殊遺著中，最大的成績，就是能把這兩篇久徵求而未得的作品，再重新付印流通。關於這些搜求中，我們曾得到了一册署名曼殊室主人著的班定遠平域割曲，然而原書的主人却尋出是梁任公先生；天荒雜誌有阿瑛的二篇小說，作風既不似曼殊，而這阿瑛也僅是曼殊同鄉的孫仲瑛先生；太平洋報作品中有書三郎的，不是斷鴻

零雁記中的蘇三郎，而是余天遂先生；世界卅世文庫內的贈小意一詩，誤爲曼殊所作，而其實却是汪精衛先生做的。在這許多失望的當中，總究貴州王紹餘先生，從遠道寄來了這幾十頁的老牌曼殊作品，嶺海幽光錄與婆羅海濱懸跡記。當這封雙掛號信從貴陽經過了三牙復到我手中時，我的喜悅真是難以說盡；現在兩文有機會呈於諸位愛好曼殊讀者前，我又得預想諸位讀者的快樂。

是在飛錫的潮音跋中，第一次提醒了我父親的記憶。他講，他看見這二篇著作，在民報內，署名

「南國行人」；他有這份報，却爲友人借去，現在已天無影踪，不知去向了。他曾向友人去訊借過，但是都沒有。周作人先生的友人某君有民報上半部，而這二篇偏登在最後的三，四冊。於是在語絲登徵求，一時也不見效果。我們還是不能死心，因此商定在北京，上海，廣州三處登報徵求；方纔北
京報上登出了一天，王先生自貴州看到語絲而寄來的民報數十頁始收到。

這二篇都是未完之稿；不知是曼殊原稿未完，還是因民報停版而未得全文刊出？祇有把聊勝於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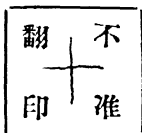
的四字，來慰藉我們不得窺閱全豹的遺憾。讀了這兩篇文章，我們不能忘却曼殊述作時尙在民國紀元前四年，當時中華的人民，正在大清皇帝統治之下，受着那戴赤帽，怒發巨銃的藍睛紅髻大盜的欺侮。曼殊知道記那些明末的忠臣烈女遺事，曼殊知道譯印度人在亡國後苦痛的嘶聲；就是同樣的曼殊，譯拜輪痛哭希臘的哀歌，罵媚外的廣東人（嗚呼廣東人），談荷人待爪哇華人的苛虐（南洋語），寫無政府主義的女傑郭耳縵的氣燄（女傑郭耳縵）。曼殊豈祇是一個作綺艷語，談花月事的漂零者而

已。鄭桐蓀舅父說得好，曼殊中年原是個極熱心的人；讀了上面的幾十頁後，我們可以更看得清楚一點了。

此二文由我冒昧的加以標點，不免的錯誤處請讀者隨時告示。

承王紹餘先生將家藏的民報爲揀下寄贈，承同學楊鴻烈，陳林率二君爲校看過，我都同樣的表示感謝。

柳無忌於清華（一六，四，一五。）



曼殊逸著 雨種

柳無忌編

北新書局發行

實價二角

一九二七年四月初版

封 底